

魯迅著作手稿全集

啓功題端



(九)

顾问

王得后

主编

萧振鸣

鲁迅著作手稿全集

啓功題端



(九)

福建教育出版社

第九卷目录

人生识字胡涂始(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	九四七
『文人相轻』(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	九五〇
『京派』和『海派』(共五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	九五三
鎌田诚一墓记(无题目,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九五八
鎌田诚一墓记(无题目,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九五九
鎌田诚一墓记(共一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九六〇
衍堂生意古今谈(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九六一
不应该那么写(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九六四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共九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九六七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九七六

什么是『讽刺』? (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	九七九
论『人言可畏』 (共五页)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	九八二
再论『文人相轻』 (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	九八七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	九九〇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无题目, 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	九九二
文坛三户 (共四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九九四
从帮忙到扯淡 (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九九八
《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 (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	一〇〇〇
『题未定』草 (一至三, 共十二页)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一〇〇二
名人和名言 (共五页)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	一〇一四
『靠天吃饭』 (共二页)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	一〇一九

几乎无事的悲剧(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四日	一〇二一
三论『文人相轻』(共五页)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	一〇二四
四论『文人相轻』(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	一〇二九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共五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四日	一〇三二
『题未定』草(五)(共六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六日	一〇三七
论毛笔之类(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〇四三
逃名(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〇四六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共三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一〇四九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共四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一〇五二

人生识字胡塗始

中國的成語只有「人生识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們常常給我好教訓，其一是學話。他們學話的時候，沒有教師，沒有語法

教科書，沒有字典，只是不斷的聽，記住，分析，比較，終於懂得每個詞的意義，

到得兩三歲，普通的話就大概懂得，而且能夠說了，也不大有錯誤。小孩子

往往喜歡聽人誇大，更喜歡誇大，那大目的，固然在於一同喫點心，但也為了愛聽

誇，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麼對於自己有益——似懂，或可取的。

我們先前的學古文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師並不講解，只要你死讀，自己去記住，

分析，比較去。弄得好，是終於似懂有些懂，並且竟也寫幾句的，然而到底弄

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為通，別人也以為通了，但一看底細，並不是麼通，連明人

小品點不斷的，又何嘗少有？人們學話，從高等華人以至下等華人，只要不是聾

九四七

子或啞子，學不會的是幾乎沒有的，一到學古文，就不同了。學會的恐怕不過極少數，就是所謂學會了的人們之中，恐怕我坦白的說一句話，大約仍然胡胡塗塗的還是很不少。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為我們雖然拚命的讀古文，但時間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說話，想天的可以聽見；而且所讀的書，也許是莊子和文選。呀，東萊博議。呀，古文歌。呀，從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讀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駁雜，腦子給各種馬隊踐踏了一通之後，弄得亂七八糟，但歸途當然是有什麼保留的，這就是所謂。有所得。這一種。有所得。當然不會清清楚楚，大概是懂非懂的地步，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却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自本是胡塗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塗，然而無論怎樣的胡塗文作者，聽他講話，却大概清楚，不至令人聽不懂的。——除了故意大發牛頭的講演之外。因此我想，這胡塗的來源，是在識和讀書。例如我自己，是常常會用些書本上的詞彙的，雖然並非什麼冷僻字，或者連

讀者也並不覺得是冷僻字。然而做如有一位精細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写的文章裏，說過這山是「峻嶒」的，那山是「巉巖」的，那究竟是怎麼一副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夠去一點輪廓來給我看有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同可憐。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峻嶒」和「巉巖」究竟是什麼樣子，這所答詞，是從舊書上抄來的，向來就沒有弄明白，一經切實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曲婉」，「玲瓏」，「蹣跚」，「鼎沸」……之類，還多得很多。這是白話文應該明白如話，已從要弄喝厭了的老調了，但其實，現在的許多白話文却連「明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採取有生命的詞彙，搬到紙上來；也就是學學孩子，只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至於舊語的復活，方言的普遍化，**那**也是必要的，但一經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這是另一問題，在這裏不說了。

文人相輕

老舍說着同樣的一句話是要厭的。在所謂文壇上，前年裏過一

去年是鬧了一通。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號，叫作「文人相輕」。

對於這風氣，以後表很憤恨，他的真理哭，於是大聲疾呼，投一切文人

以輕蔑。輕蔑，他是最憎惡的，但因為他們相輕，捲傷了他理想中的一道

同風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以施行輕蔑術了。自然，這是印以其人之道，遂治其

人之身，是古聖人的良法，但相輕的，丁其也不容易除根。

我們如果到文區裏去找詞彙的時候，大概是可遇希文人相輕。這四個

字的，拾來用用，似乎也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先生已說在自由談（四月

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所謂文人相輕者，是文那二種，鮮似備善，是以各

以所長，相輕而短，凡所指摘，僅限於製作。一切刻薄的攻擊，籍籍，迎

其	相		子	了	甚	是	是		是	的	賴
所	輕		以	人	于	以	那		混	乾	，
共	短		，	的	以	下	，		淆	威	，
。固	。四	但	，	缺	兒	整	此	我	里	也	，
下，	。凡	我	要	失	之	時	亦	如	白	和	，
即	批	們	。今	，	興	以	一	果	，	我	，
掩	評	在	天	以	老	說	是	到	真	一	，
其	家的	所	氣	他	聃	，	，	此	理	樣	，
短	的	處	冷	的	，	難	他	，	雖	呀	，
，	對	的	冷	，	這	以	信	裏	然	之	施
補	于	並	冷	無	里	永	了	去	大	類	泰
其	文	非	冷	是	不	遠	來	找	哭	，	存
，	人	漢	冷	非	必	要	作	詞	，	都	在
亦	，	之	冷	，	說	行	危	彙	，	不	，
，	或	際	冷	輕	，	的	急	，	，	在	他
亦	文	，	冷	了	。就	。喜	之	大	，	內	自
，	人	也	冷	一	是	歡	際	概	，	。倘	己
，	的	，	冷	有	混	引	的	又	，	把	也
，	互	，	冷	何	生	用	符	下	，	這	是
，	相	，	冷	是	自	種	，	以	，	些	樣
，	評	，	冷	非	己	格	似	遇	，	都	的
，	論	，	冷	的	，	言	乎	着	，	作	，
，	，	，	冷	言	也	的	也	雨	，	為	，
，	，	，	冷	行	在	人	不	向	，	曹	或
，	，	，	冷	嗎	天	，	失	實	，	公	貌
，	，	，	冷	？	下	，	為	貝	，	所	全
，	，	，	冷	要	高	，	漂	的	，	從	枝
，	，	，	冷	不	，	重	亮	教	，	的	是
，	，	，	冷	然	重	，	。而	訓	，	。女	生
，	，	，	冷	一	，	，	不	：彼	，	人	式
，	，	，	冷	部	，	，	這	亦	，	相	的
，	，	，	冷	，	，	，	，	一	，	輕	。他
，	，	，	冷	，	，	，	，	，	，	，	，

這一面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愛惡。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輕。這一個模模糊糊的惡名所嚇昏，對於无風流的富兒，裝古雅的惡少，銷魂書的廢三，無不。彼此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那麼，這是怎樣的批評家或文人呢？——
 同樂社
 輕心不下的！

(四月十四日。)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師要往大北的某處去，經海派小醜，海派小醜也曾往小小的
四部了幾天，但不久，就完了。文壇上的風波，總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喜
思定，也真的不便當。我也曾往明瞭的^擇了一下熱鬧，在許多急搶筆劍中，以為^那
勝秋^美的所說，^{倒也}不可不分析銘了的。其中有這樣的一段——

曰：北京是明曉的帝都，上海乃吾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
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文，近商者在使商獲
利，而自己亦賴以餬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
則是高的幫忙而已。……而官之鄙商，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
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過一^年年帶點寒，就使我有些悟，我所說的並不圓滿。目前

的事實，是分明着。海派已任自己短接，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裏抬高，不但沈
 身說法，演述了派別，並不與地域相同，而且寒酸了。因為愛他，所以恨他。的好
 語。當初的提倡之舉，看作。龍虎鬥。固然是錯誤，就是認為有一信實商之舉也。不
 免欠明白。因為沈在已經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派，不過黃鐘回難，妙在一起的蘇式
 菜——。京海雜燴。來了。
 舉例，自然是瑣屑的，而且自然也不會有重大的例子。舉一點點。一，是選印
 明人小品的文據，不給海派來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選印明人小品的，但也可
 以說是冒牌的，這回却有了真正老派的題意，所以的確是正統的衣鉢。二，是有些
 新出的刊物，真正老派打頭，真正小海派鮑虎尾。以前固然也有老派同好的期刊，
 但那是半老半海派主持的東西，和純粹海派自從自掏腰包辦的出版品頗有區別
 的。要而言之：今兒和昔兒已不一樣，京海兩派中的一派，做成一派了。
 到這裏要附帶一點聲明：我是不舉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先前，曾信有用人

過。某。子。圖，什麼緣故我不知道。但後來該刊的一個作者在該刊上說，他有一位
 親友高姓的朋友，這話是因為不替她來作廣告。這是好朋友，
 千真萬確：被稱做固然可以代廣告，被罵也可以代廣告，張揚了榮是廣告，張揚
 了辱又何嘗非廣告。例如罷，甲乙決鬥，甲贏，乙死了，人們固然要看圖教人的先
 手，但也一樣的要看到甲乙決鬥的生死，如果用簾席圍起來，兩個銅板看下一準可
 以弄一點不財的。我這回的不說出這刊物的名目來，主事却正在不替她作廣告，我
 有時很不謹慎，簡直要妨礙別人的信託死心飲恨。然而，請老實的看友不要立刻責
 備我刻薄。他們那里肯放過這機會，他們自會說了羅來承認的。
 聲明太長了一點了。言歸正傳。我要說的是直到現在，由事實證明，我才明白
 了去年至版的章有海派，原來根本上並不是真貨，倒是以這這這的送來的秋波。
 文章，究竟是有真資本領的，法朗士做過一本。泰晤士報，中國已有兩種版本
 了，其中就透露着這樣的消息。他說有一個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亞歷山大

府的名奴秦倩思，是一個貽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
 惑的青年們，也給自已積無量功德。事情這算順手，秦倩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歎
 憾了她在俗時候的衣飾。但是，奇怪得很，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獨房裏繼續修行時，
 却再也靜不下來了，見妖怪，見裸體的女人。他急遁，遠行，然而仍然沒有效。他
 自己是知道因為其實愛上了秦倩思，所以神魂顛倒了的，但一羣愚民，却還是硬要
 當他聖僧，到處跟着他祈求，神拜，拜得他。啞子喫黃連——有苦說不出。他終
 于決計自白，跑到秦倩思那里去，叫道：「我愛你！」然而秦倩思這時已從難化期不
 遠，自從看見了天國，不久就到氣了。
 不過宗教之事的目的，却和這一本書的不同，上海的秦倩思並沒有死，
 她也張開兩條臂膊，叫道：「來囉！」於是——團圓了。
 秦倩思的構想，很多是應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說的，倘有嚴正的批評
 家，以為其之得。究竟是有其實在經，我也不想來爭辯。但我覺得自己却真如那

處，	所以	的推測，		我寧可	就自	非	士，	廣，		美，	本
重行	以好	測，對	至于	丁向	自數	。她	俠	要用	到這	部	青
開張，	兩界	對？	為什麼	俗刺	道	在低	美，	妓女	這里	部	重
昇是	合辦，	對很	去年	的妓	。我	時是	高	來比	又要	單	而
新公	把到	難定	北京	女立	是心	是港	人，	比海	附帶	是部	的
司，	磚，	了。	送秋	正，	灰去	刺的	公	派的文	一點	部	思
我	機，	我想：	收，	都	了。	活，	主，	人。這	聲明：	，	民
以此	皮袍，	也許	今年	不願	的孔	出家	大	種小	我舉	連	一
未新	洋服，	是因	上馬	意和	樣活	後就	少，	說中	出，	現在	樣
一下	巧克力，	為幫	叫，	孔樣	氣來，	刻在	小	的人	奉	在已	，
主顧	梅什兒	幫用	來確	氣的文	更其	的竹	老	物，	侍思	注	在沒
的財	……	忙，	？	人打	像人	的竹	板	是	，	了	有
用。	……	近來	說起	棚。	樣。	比起	之	之	我舉	氣	到
	……	都有	來，		我	我們	類，	未，	出，	的弗	到
	……	些。	了		也	的所	都	不	奉	洛伊	。
	……	不覺	呢？		丁	人，	無	過	侍思	特字	
	……	氣，	說起		以	剛到	可	其	，	說也	
	……	，	來，		自	中年	厚	事	並	想不	
	……		了		白	，		迹，	那	到。	
	……		又是		一			處	處		
	……		事，		句：			心	心		
	……		前		：			積	積		

No.

君以一九三〇年三月至滬去納國書法勸且慎業
於繪事斐然有成中遭艱鉅為行廉政扶危濟困
和相全越三二年七月因病歸國休養方期再造辰
其異才而采石無靈終年僅二十有八嗚呼
吳天賦性聖冬早凋摧折青春永凋玄壤永厝
逝哀記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會於身也

OS 原稿用紙

20x20